

後山集

十九之三

雜著 墓銘 墓表 行狀 神道碑 談叢

			三四	漢書門
		九	七	
七	三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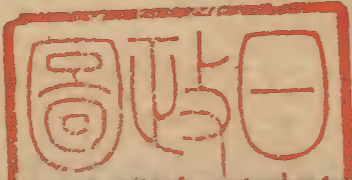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三五		三四	漢
函		七五	書
二〇	七	號	類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73
冊數	7 ( 6 )
函號	315 94

共七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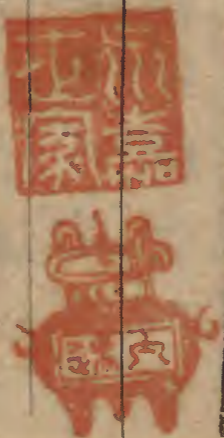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雜著

羆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驚而力長於用犬  
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  
顧左而右逐前如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  
憊而後犬更前而殺之獸而驚者爪莫如虎齒莫  
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如受制于犬  
者遇非其敵困于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羆之謂矣

淺草文庫



毛詩二柏舟篇之

東坡才四有寄  
賀君詩六首  
序又見東坡本  
全集才十七

勝不謂刺也  
記其姓名者也

元賀水部傳

唐末五代晉高祖姓石氏名敬瑄故曰石晉

賀充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仕石晉為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中饋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某帝故知其僊者夜闕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為莊獻皇后言之以為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釋像直數千萬后怪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耶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為幸洪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亦不罪也沂人喬全得惡病且死偶賀得藥曰服之可不死然欲不止疾當後作全富家子年少既疾愈即娶婦疾果復作全大悔乃出其婦去家求賀數年

章聖者趙  
宋真宗也

乃見澄方全見賀時澄在旁故識之澄曰賀不可得見也全涕泣隨澄冀復見賀歲餘澄曰賀使復與汝約可復相見全叩頭如約澄乃引全同見之東山使給薪水久之疾愈熙寧中東坡居士為密州歲大旱請雨常山既而雨居士却蓋以行賀從道旁見之以為可授道也欲往而疑無素乃止行元祐二年全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已而求去曰賀約歲首過我於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全以詩寄之後全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通言於君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知者世言道家為力之外而賀猶喜與人事豈

世之所稱自為不足而賀之道又以及人耶不然  
老氏之道同於楊朱難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  
強授之士之求僂自脩足矣而世方區區弊精神  
卑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是果足以得  
之耶其不為賀笑寡矣

劉道原畫像讚

是非言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  
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  
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為  
賢汲黯為戇至于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  
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

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其是非白黑絲髮  
不貸如權衡量度如水之鑿如繩之度既不可欺  
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燄勢力排山  
倒海不至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身亦不  
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  
逝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  
遠一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  
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漢至不沐浴三  
十年猶畏黯不敢發又為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  
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  
刺則其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戇以其不知利

爾利非黷所知也。丞相利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  
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為不善。蓋  
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春  
過。巨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并其像而歎曰。晉  
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凜凜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  
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為之贊曰。

孰居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前。其剛斯  
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如已。賢則過之。有張  
不弛。維利不嗜。不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維  
死不亡。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既叙且銘。自是以達。  
况茲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丹青。益永厥

聞

觀音菩薩畫贊

龍眠居士李公麟畫觀音像。跏趺合爪。而具自在。  
曰。世以趺坐為自在。自在在相也。大通禪  
師刻版以施學者。陳師道稽首贊曰。  
德孰不仁。聖以慈稱。施孰不廣。聖以廣名。三江九  
河為一大海。非一非異。清濁何在。兩目兩手。而萬  
千萬。吾儕小人。左右異便。願我衆生。從聞反原。盡  
十方界。一觀世音。

觀音菩薩畫贊

有聲則聞。我與衆生。有聞無聲。惟觀世音。因聞而

悟悟不以聞觀自其他與物而形相即是妄妄即  
是真真妄妄真百無不存我以耳聞不以心形隨  
處而用鼻口亦聽孰為我師犬吠驢鳴生我與佛  
晉同一名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  
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  
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自以為重匈奴使來自謂  
不稱而代捉力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  
素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  
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

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  
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末果與人卒自殺之其  
不畏之亦至矣劉表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為  
英雄小遇鵠多巧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鬻  
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剛  
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故自用之為英自勝之  
為強

書竇少府詩

竇君與先大夫游以行義聞里中而人不知其正  
於詩也其歿二十餘年而詩始傳以其有子也喜  
夫君不忘矣紹聖三年四月十三日彭城陳師道

書

書舊詞後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蓋不更此而境也余謂不然宋主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境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為鄉椽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鄉士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主人莫問是誰家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後山居士書

舟句云有花便  
入主人莫問誰  
蓋全補世也

跋楊李二公詩

元祐二年始以諸科解額合進士為二十七人而考官定著才二十二人昔熙寧中罷黜諸科以進學者於是士興于鄉者過倍其數化之效如此出納之吝雖有司事而非詔意秋九月大會羣士二公為詩以相勞之邦人以為寵又方請于上以復之而皆見于詩蓋其志也可謂賢矣

披雲樓上梁文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號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漁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問

水官樓會錄上  
梁文注云拋猶  
置也

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  
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民之暇豫樂此地登臨  
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畏續費不及民林宇靚  
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  
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  
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年雨暑飲  
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  
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缺

拋梁上危架岩嶢建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  
權巖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有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  
旋墻不容鑿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賜雨以時水宿塗行夜  
無風露之警盆繅鎌割家有囊廩之餘因圖一空  
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  
公之興從游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蓬室銘



宿遷邵生築室以名而求銘銘曰  
邵也善羣其能處獨曲几方牀土階蓬屨詩書在  
前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吾有

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  
之皆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  
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黃樓銘

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  
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  
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

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  
壤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某深  
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  
固弊應卒外為長捷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為大  
隄附城如環以持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  
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  
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  
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  
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  
諭意臣某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  
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

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  
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  
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  
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  
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  
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  
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  
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  
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  
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

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困窮安慰撫養發  
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叙地平  
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  
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  
臣民邇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  
作黃樓以臨泗上述脩故常庶民無佞原始要終  
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興龍節致語

臣聞千年接統爰開後聖之期萬類效祥宛同先  
佛之日永惟昌運屬此休辰四海交歡同聲稱慶  
恭惟皇帝陛下由獨智之聖以庶物為心睿武自

天文明燭物有堯舜之仁而博施濟衆學文武之道而居安資深刑政並脩登斯民於壽域干戈不用還千里之故封方當隆盛之期迨此誕彌之日凡茲臣庶孰不傾瞻臣幸以賦工遘斯盛旦願效封人之祝顯陳大雅之詩

口號

劍珮聲來合玉除麒麟煙上暗金鋪近臣先識天顏喜九奏初知晝景舒東海為田將幾見南山稱壽已三呼欲知帝力今多少醉舞行歌塞道途

對廳

知府大夫材德絕人威明繼古政在循良之上名

與日月而馳慶吉日之在茲合羣心而同樂敢忘薄阻願效揄揚

口號

黃堂窈窕慶佳辰密坐雍容合搢紳廣樂充庭如在夢歡聲著物似逢春瞻天已祝無窮壽盡醉為期莫計巡平世難逢身易老嶺梅初破酒方醇

勾曲

輿情已徹廣樂方陳金石同和宛若清都之奏魚龍並聽真作洞庭之音上奉威顏後部合曲

請黃提刑致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遽失二天之

庇是陳七獻之禮以為一日之歡恭惟提刑大夫  
偉節照鄰清風肅物有用公之才美謙以自居如  
顏氏之孤高敏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盛而  
詳刑果自東藩就更北道知府大夫敦平生之好  
盡賓主之情願陳衆志之詞以紀一時之盛

口號

當年天下無雙譽此日朝中第一人坐使黃流隨  
指顧即看丹閣畫精神天威行復朝三接和氣今  
如物再春肯駐行軒慰離索聽歌舉白莫辭頻

立春致語

東風應候欣逢草木之榮廣坐稱觴樂見太平之

日恭惟知府大夫英才盖世偉行絕塵名義甚都  
掩四方而著目談評詣理傾一坐以趨風政已頌  
於中和人樂聞於鐘鼓爰因令節肇啓華筵賓席  
雍容願上使君之壽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詩願  
舒下情敢獻口號

口號

霏微臘雪不霑塵收拾陽和作早春一坐盡傾歸  
盛德四時難得是佳辰鬢邊綵勝年年好樽下歌  
聲日日新一笑難逢時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致語

佳辰行樂為平世之勝游清夜觀燈與斯民而同

好恭惟知府大夫寬猛相濟忠孝兩全聲烈暴乎  
四鄰氣節蓋於一代爰因令節迨此暇時聊為秉  
燭之遊用作豐年之觀扶老携幼樂聞鐘鼓之音  
疊足排肩願見衣冠之會敢忘薄陋復此敷陳

口號

歡聲喜氣塞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節定知隨  
意好今宵端復為人長粧成粉白生春色酒瀉鵝  
黃射燭光報答風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代興龍節功德疏

信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莫報更資覺法之  
因爰屆誕期用伸至願恭惟

皇帝陛下

此文此有缺

伏願憑覺皇之外助效臣子之

內心如河海之靜淵與天地而長久

請興化禪師疏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差別於耳目至  
人達觀示平等於冤親不有別傳孰聞異見某公  
尊者承佛受記為世尊師紹雲門之正宗入慧林  
之半座望破頭之氣和正法之旁行觀優曇之華  
信異人之間出知時莫逆觀化方隆母辭千里之  
行以慰一方之望

興化寺請真脩造疏

有為雖幼是惟聖證之因興事其時信有異人之

至真公大師行成于律法得於心志如金石之堅  
施有龍天之助勉從勤請便發願心

請觀音禪師疏三首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去來無意以衆為心某公禪  
師行歷諸方歸安一榻棲如止水衆至則形影若  
震雷物待而發惟茲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  
場而昔賢之施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之  
法燈成先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建而共時祖  
道大行復一技之旁出

智者不說語言所以為人德必有能住持乃其餘  
事某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者知其有道功未見  
事而談者知其有才信淵默而雷聲由孝友而成  
政顧茲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無說羣能  
效力不暇有為願效至情通伸勸請

世當末法方葱嶺之西歸地則左禪乃福田之東  
際人天合力緣法同時某宗禪師遍歷五宗頓開  
千眼著衣喫飯肯學為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  
林之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者  
無緣處說法有佛處稱尊勉循衆心以成本願

觀音院無盡供疏

化無高下一念遍於大千施有多少半果等於百  
億是憑念力用作妙因樂與信心同茲勝利

觀音院請趙居士疏

觀音古刹地聖人凡顛上名都信深緣熟是興無盡之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居士見遠察微有家無累悟解不立已契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生之福憑茲一舉以效初心

觀音院廣疏

大士創始三百衆之所居末法再新二十年之已廢是憑衆志同此勝緣倉廩空虛孰為饘粥之費棟宇傾圯不無雨澤之憂擔彈拙者之心庶動仁人之念

請用長老再住薦福疏

世不受福乃末法之弊心倦於利生亦菩薩之魔事既去來之無意雖一再而何嫌衆之所同時則未艾月公禪師一宿法雲而出世道與時行七歲薦福而退心衆所疑著國師三出未偶勝緣為山九年不須心躁守株待兔雖達者之不為面壁磨磚亦古今之常事未忘本願須順衆心不下禪林徧周法界閉却方丈默聽雷聲

薦福院齋僧疏

尊道廣福既聖教之所同勞舊勤來亦世情之攸尚願以小人之意仰同君子之心圍澄禪師以七十之年曲從衆志捨平生之舊來赴新交涉遠忘

勞所過成化。擔囊振錫。其從如雲。方茲挂塔之初。宜有洗滌之供。以為一國之倡。共結多生之緣。

華嚴證明疏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嚴大師宗未買大方廣福華嚴經一部八十一策。并櫃二隻。及請曹州開元寺上生院講主重寶讚者。伏以。右因契會。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身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擔盡此心。敬供不怠。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劫劫生生。以今為始。伏願諸佛所說。如喜慶而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

幽園空虛。實作太平之家。法筵崇飾。率脩典禮之常。惟此徐邦。素稱劇郡。獄無虛日。市不絕刑。解網施仁。奉聖朝之初政。治師從理。資賢守之良能。熙熙如登春臺。濯濯鞠為秋草。更憑梵力。普及蒼生。

代醮青詞

天道好還。雖善惡之必報。玉書有筭。苟懺悔而必原。不勝至情。仰干洪造。惟知罄竭。期在憫憐。切念某氏。罪惡貫盈。禍災積集。天之所棄。鬼而得誅。一病逾時。百方莫效。惟歸窮於覆載。庶有望於生全。伏望三聖眷懷。衆真敷佑。赦其萬化。錫以餘年。蟻微生。敢希求於再福。桑榆莫景。期洗滌以自新。



代醮青詞

天運有叙六十餘而一週人心所歸五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歲是為本命之年數之所窮理有必反不勝恐懼是用祈禳攷案舊章脩陳薄禮惟衆真之厚眷下顧弊廬假青章之微詞仰陳危懇多生之罪願以懺除百歲之年敢祈陰錫道心浚發妙行具修疾癘不侵善祥來集誓依真教以畢餘生溥及羣情同期勝福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墓銘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微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諫議大夫大父說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兩妻姚氏大常少卿坦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卒熙寧五年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人以行藝為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季皆早死處士亦疾廢而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忘寒暑寢食博聞強記而疾既病屏事絕客讀老釋氏書窮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矣

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既卒子章始生姚夫人年尚  
富以禮自誓志成其子元祐二年仕為鄧州司戶  
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於是兄子清亦既仕矣  
能世其業繼其聲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葬不及  
銘明年閏月祔夫人之喪乃來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嗇其俸謂天不  
歲亦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歲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連昌人李姓溧水尉贈特進之子大理丞知  
康州黃庶之妻集賢校理佐著作庭堅之母也初  
特進賢其子不妄與人久之以歸康州佐大臣幕

府持議不撓大臣外敬內懷以故官不達夫人安  
之以相馬康州卒子稚而貧夫人以喪還葬豫章  
遣子就學或勸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未  
嘗不貧何用利其後校理佐於朝名人偉士傾下  
之然亦以是數至者校理謝不謹為夫人憂夫人  
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夫人始封壽光校理辭  
所拜官進封安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  
于東都五男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也四  
女有婦行長為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  
璧也於是大臨為梁縣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  
而梁縣法度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

州之墓在分寧之臺平實雙井梁縣與其羣弟使  
來言曰先實知子子其銘以壽吾先師道學於校  
理貧不自食又容焉知其私為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之特進之  
子康州之妻善於其身內外具宜翁姑如親夫夫  
婦婦盍監其子則知其母孰汝五子雍雍如一敬  
而不忌以 其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長  
覆護其短內仁族姻外事賓客哭有餘哀室無遺  
帛孰不貴富以亡為存孰不老壽以死為生死而  
不腐何有於文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  
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毅慈明為唐宗臣館陶之  
魏始大甲於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 之子別  
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羽  
為大宋真宗三司使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  
士諱瓘見微致大功昭南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  
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大尉在名臣之數  
別為下蔡之魏大尉兩娶刁氏有子十一人君乃  
第十子也諱紹字奉之任為將作監主簿嘗知廩  
城縣禁捕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  
大饑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

估而後聞傍近賴之通判絳州事新廟學具師徒  
士故沈浮俗間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  
過焉後以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今  
樂用朱桑人始病之久而微矣不給其求而刑者  
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  
要貴名求者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益并  
更數守訟不法君行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不受  
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登格而賞不  
及君亦不自告也紹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  
七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榮二國  
夫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

吾衛大將軍忠告之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二女  
嫁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  
人曰葬銘臣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  
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母異也既具合宗  
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不則沒吾父矣  
晁載之曰士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  
可冀乎其婦曰盍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汶來及  
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  
銘曰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繼有承以有其位再  
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隄為之政  
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事惟其常亦何以

異 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郎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為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衍紹聖三年十月幾日葬于白鶴鄉立德里之故塋衍有文行力貧以葬大父而下幾喪鄉里既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為濶州參軍賈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其為河東從事佐經略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界之遣使臨議

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為動於是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兢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贈而後使刑君獨不可使武吏明怒僚吏却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為自計耳於公何有又况非其之能也使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鬪而傷決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寬而君疑之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于監司怒有惡語君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為具獄復得其實是夕罷歸兩騎及門墜乃死驗其鄰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寬而承人思之至今衍常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

吾故官也。其監團栢鎮軍興運夫過其郭突門劫庫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利器懷重寶。何所乎。衆諭稍去。遂定君生十年而喪父。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孝蓋天資也。家產萬金。委羣弟不問所在。後爭分君又多予之。有難之者。君不荅。召術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君以不欺為心。亦不以告人。問其說曰。不自欺耳。而人信之。徐守見而賢之。數薦宰相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以事實氏為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銘曰。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價不出。亦古之曾。凡君之行。出于不欺。邑人之傳我。

則著之。

比丘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丘理公卒。汝陰之薦福院。年八十一。臘四十三。戊午。葬于西郊。始余為府屬。聞其聲。數過之。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且別。於是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別。且曰。公老而疾。有如盡緣。我其銘公。默然歸。則葬矣。其屬永圓。既治其喪。文具石。以請公名。悟理。趙郡表氏子也。去家居東都寶安院。持律嚴密。徧習相性。圓教始出。汝陰證悟敬焉。使如瑞光。又事圓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剛行願兩經。闔戶禪觀。不近。

人事凡二十年。穎人向焉。晚謂禪者普仁曰：「明年吾往矣。」既望坐逝。後三日而用火。蓋先期焉。使以所誦經與所著書從葬。問故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當也。得此則免矣。」既化，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理公，嚴詰也。既平以直，且學且業，以究其極。下席散徒，行其所難。闔門謝事，二十其年。兩林孤園，過者敬之。有經有傳，以及我師。

仁壽太君盧氏墓銘

夫人興化人。其父建隆謂黃氏。復後大謂夫人宜之以歸。其子贈朝散大夫世規寔生五子。曰隴陽、隱、陞、隩。大夫以為材，使皆就學。擇師而從，貧不憚。

遠。夫人招之，補洗必親焉。大夫卒，家益乏，而夫人教益力。居七年而兩子仕，仲為御史殿中貳，國子或使守遂，封仁壽縣太君。夫人既成，其子張其宗，以續其世。孫曾在前，究樂厚養而自若也。紹聖四年，司業自徐徙福。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閏月甲子卒于行。隨早卒，陶為宣德郎先卒。陞繼卒。家世葬閩中。於時司業擬徙睦州，不克。反葬，乃以其月甲子藁葬于某。初，司業以喪過潤，遇晁子補之，使問銘于陳氏。是夏，晁子過徐，致意師道，對曰：「吾嘗屬其私，是宜銘。又嘗銘人之親矣，其何以辭？」于是以書抵睦，報命。是秋，司業以狀來，師道讀之曰：「此

吾之所聞也。銘曰。

昔之有云。知子其父。歸于大家。顯有其助。君舅君姑。既安且飫。獨單無族。弗懈弗誣。上承下御。不嚴以怒。自約而顯。不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申之于家。不成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裕。人以為德。不色而懼。實實祗祗。不銘而著。何以銘之。孝子之慮。

法輪院主塔銘

宋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顧不及報。乃去家為道。居徐之法法輪院。慶曆五年。試所誦詩。為比丘。明年具戒。遂主院事。元祐元年。既老而傳。四年十一

月晦。寢疾而逝。歲七十一。臘四十三。元符二年三月甲子。其徒法懿。法玠。法惠。法如。法堅。用天竺法葬于其徐。故尚法而宗。相集鼓相聞。講席相因。學者四來。於東方為盛。而類音鄂。嚴敬貌。師禪子所不至。至則無所於館。公始徐舍脩。供以待其來。數請師說性教。而時至。緣會野俗。先變向於禪矣。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相游。知於其葬。銘以送。銘曰。

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爭。棄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一人之傳。或說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



以一之、白日青天時移俗變音法今禪孰為予奪  
同業而然因則然矣緣則何其有風有自爾公預  
之。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既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  
十六日合于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  
子衍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于隧以  
明年之三月師道既與為禮遂略其詞曰劉氏之  
先自咸陽而東留彭城其後有防娶高氏高有行  
能以五行逆順知人衰王休咎子孫數十謂夫人  
與其女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郎

而鄭丞秘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母視諸子如  
生接微如上君為濮獄掾里豪有獄因乳醫獻大  
珠數萬夫人不取遂絕醫君強直數事忤上官夫  
人諫曰子以祿為養巽以行直負君文償以祿夫  
人不以為難君卒而家敝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  
與其客之賢不肖以喜憂曰爾父嘗謂保身如保  
器但虞傷缺爾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年秋  
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酉卒年六十六  
其歛與歸費出石氏其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  
衍也來學故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衍也其學方興與其善也身立名

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遠也。

仲父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為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曆中君以仕為試秘書省校書郎謂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化特不宜爾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苟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其邵敏脩今為臨淄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前崑山丞瑀葬于彭城呂柵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祿卿程之女亦

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婚宦不卒則歸之天如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季父通直郎陳君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粹父皇祐元年大父為三司監鐵副使行視河還而卒仁宗懷之官其一子七品京職復詔有司母以為例君由是為將作監簿遷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兩丞太子中舍改通直郎監杭楚沂三州之酒稅元豐四年年四十矣卒于下邳娶莊氏永和縣君

生三女嫁段辯耿壽愷高友諒大父有世材故其  
子皆長於吏君所試小未足觀能否亦無傳聞然  
枕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威敏沈文通兩公為  
先後守之最其至杭問其所治莫能稱說君事沈  
公獨能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君無子其兄崑山  
丞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于彭城呂柵  
祔先兆之丙銘曰  
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然葬之者  
兄銘之者子孰嗇其存而厚其死

墓表

張居士墓表

居士張隆字君道蘇之吳人以書計為縣簿史繁

聲色酒博以自放年二十八有名比丘諭以罪福  
真切卒然悔悟委家絕世專意釋氏衣粗食淡奉  
菩薩戒滋久益嚴從雍熙道場元智法師授華嚴  
義手具疏抄禮華嚴法華楞嚴經起信論法界觀  
清涼抄疏及他經凡數百卷字一致敬又以梁懺  
為衆禮佛十有一焉其稱佛菩薩號每以百萬點  
率衆供僧每以千計言聽事治咸以為能曰吾非  
自效為作龍華之因耳日再至講所習天台賢首  
二教退則禮誦跪遶大繙藏經日不絕聲身不曠  
禮夜盡三更迨五而興每三八日會家衆供佛說  
教以終熙寧七年十月既望年四十八矣且有厭

世語遂與其子示永別既講還未至覺皆有至則  
跌坐誦觀音號掖以如寢及席而逝嘗曰吾死用  
浮屠法於是火焉明年冬至葬縣之南里娶聞氏  
產四男子圭崇宗永湜初居士以兩子事浮屠師  
既卒崇復家而宗永遂為比丘號慧嚴太師初居  
士竒其子故捨自其幼時有勝會必與俱以導其  
志其後徃來江湖間事圓通禪師圓通來居東都  
法雲以為脩造主於是合衆施為殿藏閣寮前庖  
後寢凡費六千萬更七年而後成長者康寧一見  
施千萬為二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羣從衛之象其  
所為必極天下之工既成而去於是慧嚴之名行

方內相傳以為神奇而不知其所餘也顧其中有  
大焉而未試也語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  
銘余與慧嚴好於其別為次其行使歸鑿諸石以  
表其阡以慰其鄉之思以啓後人其勿壞紹聖二  
年二月十七日江州彭澤縣令陳師道撰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  
饑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粟面賜以官君於是為  
刑助教其先累富父齋為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  
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  
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

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  
凡質不問當否雖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一發  
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為也及  
疾屬其子於母兄以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  
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  
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  
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謀于其宗自  
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別葬于大彭鄉之新城村  
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  
巨惡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葬宗  
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同吾且專之

而況有助乎余由是與之游始葬欲余銘而不敢  
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  
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惜何以為也遂焚之思曠  
之車以叙之使陳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  
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  
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揭于道既  
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為不朽極矣雖然韓退  
士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書顧無存者而  
其人之事功燁燁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  
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  
不恃哉豈不恃哉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

道撰

行狀

先君事狀

先君謂後山之  
父也先夫人者  
母也

先君諱某字寶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諱承敏妣李氏考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妣董氏仙遊縣君考諱泊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縣太君慶曆元年以外舅穎公任為太廟齋郎歷徐州之師開封府之雍丘主簿以父憂去復為雍丘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以母憂去復為冀州觀察支使治平二年遷大理寺丞知隴州河陽縣神宗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金州以國子博

士通判降州待次于雍丘熙寧九年四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選人用薦者五人為京官先君罷雍丘舉者十有七人仁宗怪其多也於是穎公為樞密使務伸寒士抑勢家乃報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者免乃謝冀州支使吏部奏帖而舉者還故官英宗即位始正京官君子以為有命先君罷汴陽人有薦君於丞相荆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曰固知君不辨此善事呂嘉問其進久矣先君善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涕

不食葬其三世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橐中裝直數百萬盡以與其弟仲弟悖悍語每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又訟于有司巧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其子君從妻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產君至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里收其孥以歸老君為人仁而敬慎意廓如也曰行而畏人智者吾不為也常笞吏內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廉儉以利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使視無木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為沂陽承乏秦中于闐入在幕府

檄君閱其貢實還過縣見君視之曰官人在秦州謝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既罷沂陽鳳翔入范長史請間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為州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沂陽人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義而畏人耶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自待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丘最久思最深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治市人歌之先君為雍丘主簿上奏曰雍丘尉氏六

縣凡田百畝賦薪以束束為錢二十文為粟三升  
始縣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居廢地伐薪以錢輸遂  
以為長久之計牧馬於其地馬入乃與民其後馬  
入焚其草以肥地而賦入如故易薪以錢易錢以  
粟今陛下哀畿內之民困於厚斂損其租十二三  
而無名之賦自如如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  
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  
然拂士心害仁政宜加恤馬先君在雍丘都巡檢  
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先君行令事詔語尉曰大  
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靜亂乃助之也  
聞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

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云  
計必遮留教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擒  
矣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輸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毋  
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糴商車合而錢竭  
故常閉糴居者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  
不行官費數倍君盡入之自為券以質如期而償  
公私便之娶龐氏穎莊敏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  
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前下邳主簿師道穎  
州教授二女淑嫁左司負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  
以元祐七年五月葬于彭城縣白鶴鄉呂柵村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龐姓軍成武人曾考文進妣陳氏王考格  
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追爵三世皆贈三師  
兩令秦魏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董兩  
省事昭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良  
否百職且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封穎國公謚  
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宦徐穎公與曲阜孔道  
輔從先大父游魏公語穎公曰陳氏子君子也必  
與之好穎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士肅  
之女生夫人而歸于陳氏夫人慈儉勤直苟尊矣  
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富不下言色由是内外向  
之。時日祭祀雖老不懈然方質不然怪神蔡虞氏

女傳一世以為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夫人不  
以為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人至辱夫人之親  
夫人不校也其後仲父繫罪坐獄先君取其孥而  
夫人與之有恩及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  
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敢怨穎公娣弟趙氏婦及  
鄆之東阿年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九  
日也始次東阿未及步並於商舟夜有火星如舟  
如橐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夫人之前夫人晚  
奉釋氏脩淨土行自疾至終卧必西向病不知人  
誦彌陀不絕皇祐六年穎公奏封南安縣君嘉祐  
八年公薨加諸子進封安康郡君先大父諱洎三

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三男子師黯光州光山令師仲河中司錄參軍師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從母之子左司負外郎張彝民媛嫁章珙皆先卒先君之喪高郵秦觀為銘焉而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于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夫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江河浙之南關越兩界以日月之不餘不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於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石之右云云

神道碑

光祿曹公神道碑

子固之父也

寶元康定間屬羗叛亂西邊荼苦天子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秦幸潤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羗夷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以幸天下明年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置宜選宗子八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為萬世計是歲慶曆幾年士大夫萬方一作冀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為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博而守約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

義而達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餘年人知其冤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以天下為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為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皆莫知也公諱易古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撫州以蔭為太廟齋郎歷撫州宜興臨川尉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人之所難為而公子父之所易蓋人以刑而公以德能服人之心而不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否從同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官舉監真州倉以課迂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秦州如臯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新官守以臨

衆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歲一登然居者未完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等願緩一載如臯賴公保其生業而近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其志有女死家貧不能歸逆喪以危法中公請御史出驗治仙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也公祖延鐸散騎常侍祖仁旺贈水部員外郎考此有凡女九人歷七年公年六十九道病卒于南京皇祐元年葬龍池鄉清風里源頭公以子貴累贈光祿卿夫人分封京兆父城仁壽郡太君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公之葬既以銘載於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復立碑於墓道以顯揚其芳烈明示

來今是以命汝為之銘師道幸以服役奉明命雖  
愚不敏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治慨然興歎其試  
何小其效何大耶及讀其書又有大者而未試也  
因書以逆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有不盡則  
其雄深偉竒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世徒見其  
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為公恨此固命之適而士  
之常豈足道哉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談叢

契丹侵澶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  
相泣明日叅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  
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  
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而謂之  
曰子為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  
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文公獨與公同其說  
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  
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  
浮汜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

本史公陳涉世家  
今亡亦死舉木計  
亦死等死國可  
手云云原山之筆  
步驟於本史公也

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  
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  
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  
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上駕  
邪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  
功欽若愧其議譏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  
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為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  
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  
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  
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  
幣自隨穀不可從隨在瘞歲寇至勿戰故虜雖深  
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  
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  
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縱其去又詔  
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  
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請使送款遂  
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

矣擲骰子矣軒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攷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焜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倉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

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即近城覓使襲擊兼令開將文字與石普圖承翰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莫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王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貝軍士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即湏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邢洛方

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  
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  
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  
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真定之間則定州軍馬  
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  
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  
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  
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  
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  
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兼  
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竒略既承清問合

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  
坐籌而決勝尚能虛已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糧  
糗雖恃腥羶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  
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  
威伏增戰慄

如講和虜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  
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  
穎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  
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於阻隘不能敵南平原  
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曆二年西羗盜邊戰未  
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

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  
擇馬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  
宋塞鴈門廣塘水繕城隍籍民兵非違約邪羣臣  
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寧有今日  
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  
今夷狄得志于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  
國小而貧政刑不脩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  
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  
民契丹蓋無得也而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  
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入馬如故然後葬

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邪今契丹與宋好歲  
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  
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  
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邪  
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鴈門以備西羗塘始  
於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  
固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  
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  
愛為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  
違情而為天保民為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  
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



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  
天地臨之其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  
通昏男女之際易以生隙且命脩短不可期不若  
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求多及公固拒  
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  
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  
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為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  
為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  
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為此名貨非國之輕重  
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為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  
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餒其兵而取隋則

或有之及大宋擒頡利突利兩可汗寧復有邪主  
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  
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  
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為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  
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邪  
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為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  
留誓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  
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仁宗  
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為公使不能久有言  
可即道公恐虜使來遂以為例數請對曰吾不敢

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為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邪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為之爾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危如此豈欲久邪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對又不

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反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胷中亦以為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乎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政切於龔古勇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

王無咎黎宗孟皆為王氏學世謂黎為模畫手一

點畫不出前人謂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  
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繪云莊遵以易傳揚雄雄傳侯芭自芭而  
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  
廣凱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昇以御史為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  
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  
為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  
為使文定亦為上言故事執政同三司使知開封  
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文言臺官不為  
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爾極力攻臣冀得其

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  
無其人矣孝肅逐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  
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縝言其不可任宋  
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  
曰包拯可任宋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延師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  
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乃請以歲  
終為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約李易其草  
報如故典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為  
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  
樞密使夏竦劾本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

容齋隨筆八端  
某公許公也

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師，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寔間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苜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先公、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接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曰：獻二事以困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

初某公每求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賓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回參政求去，邪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為西帥，每奏即報，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廊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為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

而賈陳相矣及其薨范公自為祭文歸重而自訟云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談叢事實  
容爾直筆八之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  
爽其實實漫筆數端於世其一云呂許公忠韓富軍統率公去案呂公忠能相詔有同議大  
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  
范公自在外美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范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云其二  
云且一二云其四云云云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世蓋前軍不家藏國史好事者  
肆意飾記為身聽疑君可信故誤人紀述亦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詔千載之惑  
于是以辨之  
餘三事見後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談叢

蘇黃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  
宛頸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  
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  
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  
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  
滌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

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因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蜀人王冕一本為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已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况

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為輕已嗟乎世士可與語邪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為丁其不為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闕而為推也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為推傳者誤爾蓋唐人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為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嘗謂為  
室當使戶牖踈達若四壁隱密終為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為  
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  
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  
學士有之與此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  
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為盤  
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四字  
潘墨之龍略有大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  
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不借美於外也張遇

後梁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  
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  
能香也不若並歲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  
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  
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  
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踈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  
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東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  
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案氏  
以達賜國姓世為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  
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

後山集卷二十一  
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謂不迨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制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為陳諸生聞揚山人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為相黃由尚書郎出為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揚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父穎公初為黃州參軍友夏英公公喜相人謂穎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

而貧不如吾也出其手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聖處潞之異人也金鄉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莘過之及門息于廐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伯為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乃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倅王荆公以名士為



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木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挿之。其後四公皆為首相。蜀人勾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為福品。孫位為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為。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諺曰。甘草先生則麥熟。苦草先生則禾不熟。草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為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祕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韞袍袴紗綿相半。世傳主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河水歲寒冰厚。獨祥卧敬亦作處闕而不合。童學士珉為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馬。盛服羣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為之。必有高

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為面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甃皆用磚歲夏大雨開門及竇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姿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郝瘦而暮年方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歎曰後當勝已此豈無天姿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瘡無膽兔無脾豚臀無筋

東者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卧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

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陝之寺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為高丈務經久爾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實亭不用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朱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為土塹附墻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為糜毀木為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為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虞部閻見賢老為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每  
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  
韓幹畫走馬綃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  
自若也

六一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  
貼齒一生惹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

齊之龍山鎮有平六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  
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  
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為淮漕有方士為治丹砂用竹百  
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

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  
旦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无  
宋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  
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  
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  
迨也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局鏽  
巖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後

有缺文三字

夏英公伏日供帳温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  
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蘸

樂水為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既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一飲斗酒脫衣擗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李公麟云吳畫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

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

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秦珩祠部李宗易皆學於西臺名有師法公為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邪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揚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追其子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嘗謂書為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為難邪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談叢

手希奇字指迷云  
奎音穩鳥李及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為俗曰同田為富分貝為貧  
大坐為奎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  
陵則鏢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  
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懷禪師每住持必舍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  
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馬祖一言入山

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為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看話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以為悟後析理之門謂之淘汰天衣宗之而圓通非之政用臨濟教門蓋用古責今也而其徒多不見諦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園即知休咎故號撥沙婆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媪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處是當夜生將就其左右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為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為備使候時以報扶母就養即生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為從公與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於簾下宣獻前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為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負

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為瓊瑁云

代北界天池山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作屋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契丹始至屋易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淨心而鬻血碧鰕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厨不登羶肉太祖嘗畜兩羶謂之神猪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擗鷓尾既獲索羶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羶血解妖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鰕魚明越江瑤柱莫能相先後而強為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決明登人謂之鰕魚明人謂之九孔螺

牡礪固氣蚶子益血蓋蛤屬惟蚶有血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

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奏門欲出為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鄴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兩吏垂乳流漣如乳婦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

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  
吳克也。於是正憲公為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  
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  
通。獨起迎語曰。瀟灑瀟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  
黃。既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  
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  
禮曰。先公常守睦。有瀟灑相廬郡十詩。相廬真瀟  
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間。得女子。隻履。竈  
間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為延州一尉。既入廨舍。皆

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  
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  
唯唯。公怪歎。以為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為壽。永  
叔把琰。側聽。每為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  
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  
疵疾。以蔽映。爾美玉。盖不琢也。比歲。執揚兩州。化  
洛石為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為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  
後至。失酒。碩中。間有醉蛇。倒而將之。得酒與血。怒



而飲焉昏閉倒卧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蝨成堆自  
是無蝨終身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脩倉秋旱  
離鄉浙東地高燥過雨即乾故春得雨即耕然常  
患少耳

穎諺云子過母當暑而凉水退而魚潛皆為大水  
之候穎人謂前水為母後水為子水日至日長勢  
不能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於前水為子勝母水  
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於食鮮水退而魚不出  
為潛云

田理有橫有立間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為

其不傷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鞞也

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  
衡量校之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爾

諺語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脩倉秋旱  
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  
地下濕不積一凶則飢矣

趙元考云寒食麩臘月雪水為糊則不蠹南唐煮  
糊用黃丹王文獻公家以皂莢未置書葉間然不  
如也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鼯顧泣羔菟鼯  
以供祭也周官蠹氏邲康成注蠹今御所食蛙也

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暢為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十餘卷有金陵圖書院

印焉

心堂說云趙元二千卷於此說

考家有澄心書目才相似但掌房不同耳

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拓跋思恭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司馬公休云馮如晦為長源令縣人譽之不容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為衛真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sub>缺</sub>之留不遣父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為衛真主簿而未嘗

至治西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

爾恃歐陽脩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公而立邪卒歸衛真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主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掃地如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即怒以為不勝任遂去之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

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為驗蜀山有九枝木傳以為異卒火之藏餘御禮問焉其賞至銀

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即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集吏民杖之蜀文富人皆召至京師量其材

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負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  
來以疾歸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鄴陵鄰之謹僧有學解客嘗  
問之曰英公貪暴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  
為龍爾未以為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  
近其生曰狂夢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  
其所在曰為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  
師過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  
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客人所不  
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徹有白龍  
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於冰

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為之誦經又數歲而龍  
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為之  
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  
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祖笑曰守千里之國  
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

釋從青缺二字人主其寺之某院陳講居眾而淨居  
不出善畫樹石而人不可得使好事者為脩供則  
量其多少而報之吊汲公以御史為淄倅過而請  
之不與也或問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

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羨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二府，合議以聞。仁宗崩，訃于契丹，所過聚哭。既訃，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為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下喪之如親。余時為童，與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有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以過哀。

宣帝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為便民，戒契丹世世相

受謹守其約，文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勸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荆湖既平，溪洞皆納土，請吏太祖不受，廷議獨置辰州，歲費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議兩河說文潞公安樞密，燾主故道，范丞相王在丞，存王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安是。新者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公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故事常赦官典蔽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更罪  
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  
則盡赦之矣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